

## 老家的一場風災：信息黑洞、城鄉差異，不堪一擊的小農與極端未來

手機看到和親眼看到不一樣，親眼看到又跟身臨其境不一樣——海南災情之嚴重，完全不是我此刻安然坐在家裏可以感受到的。



2024年9月7日，中國海南省文昌，一名村民看著一棟被颱風摧毀的房屋。攝：Luo Yunfei/China News Service/VCG via Getty Images

【編者按】[「不重磅記者自留地」](#)是端傳媒新開設的專欄，由來自不同地區的記者輪值書寫。這些故事也許並不重磅、也非必要，卻是記者生涯中，讓我們心癢難耐、不吐不快的片刻。我是記者小衫，颱風摩羯過境我的老家海南，我得知海南遭遇了嚴重風災，親人成了災民，關於這場災難的詳情，網上卻難尋隻言片語。

在9月6日登陸海南前，摩羯先是在9月5日從香港過境，天文台掛八號風球，我忘記關窗，風雨突襲打濕小半床褥。我只是把摩羯當成一個對打工仔友善的秋颱風，直到兩天後親戚群裏表妹傳來一段影片，是文昌龍樓區月亮灣的小區。

影片裏，昏天黑地，只有遠處海峽露出一線光，對面樓許多窗玻璃被吹破，不知道從哪家跑出來的白紙被吹得像雨前急飛的燕子。「來了來了，末日場景」，親戚們在群裏驚呼。

我半信半疑，這年頭，假影片可不要太多。

我家老家就在海南文昌，除了一家三口不在海島生活，所有親戚都住在海南。摩羯經過海南的路線，是從海島東北角上的翁田鎮登陸，西行掃過臨高、澄邁、文昌、海口等地，這些都是我從小聽過但沒有概念的地名，親戚和爸媽的朋友，就分布在這條路徑上。

上週我短暫回家兩日，正好是摩羯過境海南後，爸媽說海南打完風，損失嚴重，老爸準備在我回家第二天晚上趕飛機回海南，看看家裏的情況。但他的機票被取消了，改了隔天的機票，結果臨起飛前一天又被取消。「兩次取消的原因可以幫我查下嗎？」我撥通客服電話。「第一次是因為當地機場天氣原因，第二次是機場保障不足。」「哪個機場保障不足？」「我這裏也不清楚。」

靠著沙發刷手機的媽媽，正巧刷到一條不知真假的消息，她頭也不抬地匯報：「有人說，（海口）美蘭機場沒電了。」



2024年9月8日，中國海南省文昌，颱風過後，受損房屋內的雞隻。攝：Meng Zhongde/VCG via Getty Images

## 1

若不是9月9日晚回了家，聽到家人「失聯」的字眼，我對風災非常後知後覺。

9月6日下午爸爸給文昌B鎮鄉下的家人打了電話，知道政府提早做了撤村通知，動員村民「全部離開村莊，住到有鋼筋水泥的地方」。奶奶從祖屋瓦房走出來，躲進村外不遠的小叔家。電話裏她在嗚嗚的風聲中跟爸爸吼：「風很大啊，都聽不到你說話！」家人都在一起，但之後幾天，B鎮鄉下再沒能打通，老爸手機上只有撥給奶奶叔叔伯伯的二三十個未接記錄。

「你舅舅也失聯了！」媽媽老家在文昌A鎮的鄉下，舅舅不時去打掃。颱風前他離開祖屋，雖然知道風要來，但不知道這麼大，只用一根木棍簡單卡上大門。打風當天，舅舅在海口家裏擦了一天的水，風雨從各種縫中灌進來，膀大腰圓的人擦得臉都紅了。9月8日他馬上要趕回老家查看，而離開海口信號就斷了。

「你們這幾天的朋友圈怎樣？」剛回到家聽到這些消息，我驚訝極了，追問爸媽，「只有零零散散的一點東西，海口和文昌都停水停電斷網了，消息也發不出來。」他倆給我轉了一些小視頻：有一家人躲進廁所，一夜難眠，風停才發現廳裏的落地窗玻璃不見了，烘乾機和沙發也吹跑了；有人拍到地下通道口風力加強的瞬間，水氣凝結展現出風的形狀，白刷刷像厲鬼跑過。在A鎮附近的木蘭灣，海邊原來有一排巨大的風車發電機，我小時去玩過，這一回也全被打斷了。

完全沒有追上新聞的我，突然看到這些信息心情複雜：還沒看到「權威發佈」，但網上個人或自媒體產出的內容也是真假參半。沒有正經信源的資料未必是假，但也有不少內容會改用舊日或其他地方的資料，總之也不能全信。那些視效誇張的影片製造出著實緊張的氣氛，但不知道是在哪裏或是不是和這次有關的。

9月10日，我終於刷到一條「文昌發佈」的官方影片，提供了航拍視角的受災畫面：被吹壞的建築、倒了一地的扭曲的樹木、不堪一擊的鄉村瓦房、壞掉的風車發電機、成片吹伏在地的防風林和椰子樹、滿地瓦礫……著實震撼了我。儘管配樂是煽情的中國風、影片最後也是口號「萬眾一心、重建家園、加油文昌！」，我還是在幾分猶豫後在朋友圈分享了這條視頻。

畢竟，打開我的朋友圈，多天來是一絲關於風災的信息都沒有。

表妹在親戚群裏發出一條消息：我覺得手機看到和親眼看到不一樣，親眼看到又跟身臨其境不一樣——海南災情之嚴重，完全不是我此刻安然坐在家裏可以感受到的。



2024年9月8日，中國海南省文昌，受颱風吹襲後的房屋。攝：Meng Zhongde/VCG via Getty Images

## 2

不論城市還是鄉下，海口和文昌都經歷了長達4天4夜的全面斷水斷電斷網，更鄉下的地方則還在搶修。媽媽家的親戚大多在文昌和海口的市區，還能找到充電和發信息的機會，在親戚群裏報平安。

我乾脆從這個群回顧了一次颱風打來的訊息。

舅舅是最完整轉發氣象局和官方通告的人，9月4日已經號召親戚關注颱風，大姨是中學老師，她所在的教師村發出「三級預警，風力15-17級」的警告。到傍晚，文昌無風、海口無風，但海口超市已經搶空；鄰近深夜12點，兩邊開始打雷下雨，表妹說「外面的雷有點嚇人」。微信裏流傳海口世紀大橋上空電閃雷鳴的影片，配樂「千年等一回」，網民留言「好像要給人渡劫」，整個網絡還是歡樂等風氣氛。

9月5日，颱風預測變成17級，A鎮的村民收到撤離通告，「所有人不准住在村裏」。「怎麼還不讓人住自己家嗎？」家人疑惑，他們跟鄉親聯繫，原來政府怕海水倒灌，村民一定要離開。文昌的教師村這時有人負責鋸樹，避免樹枝被打飛損害人家。當天傍晚，A鎮再次要求在6點前全村撤離，家人又講笑，「無人村了，不知雞鴨鵝要怎麼辦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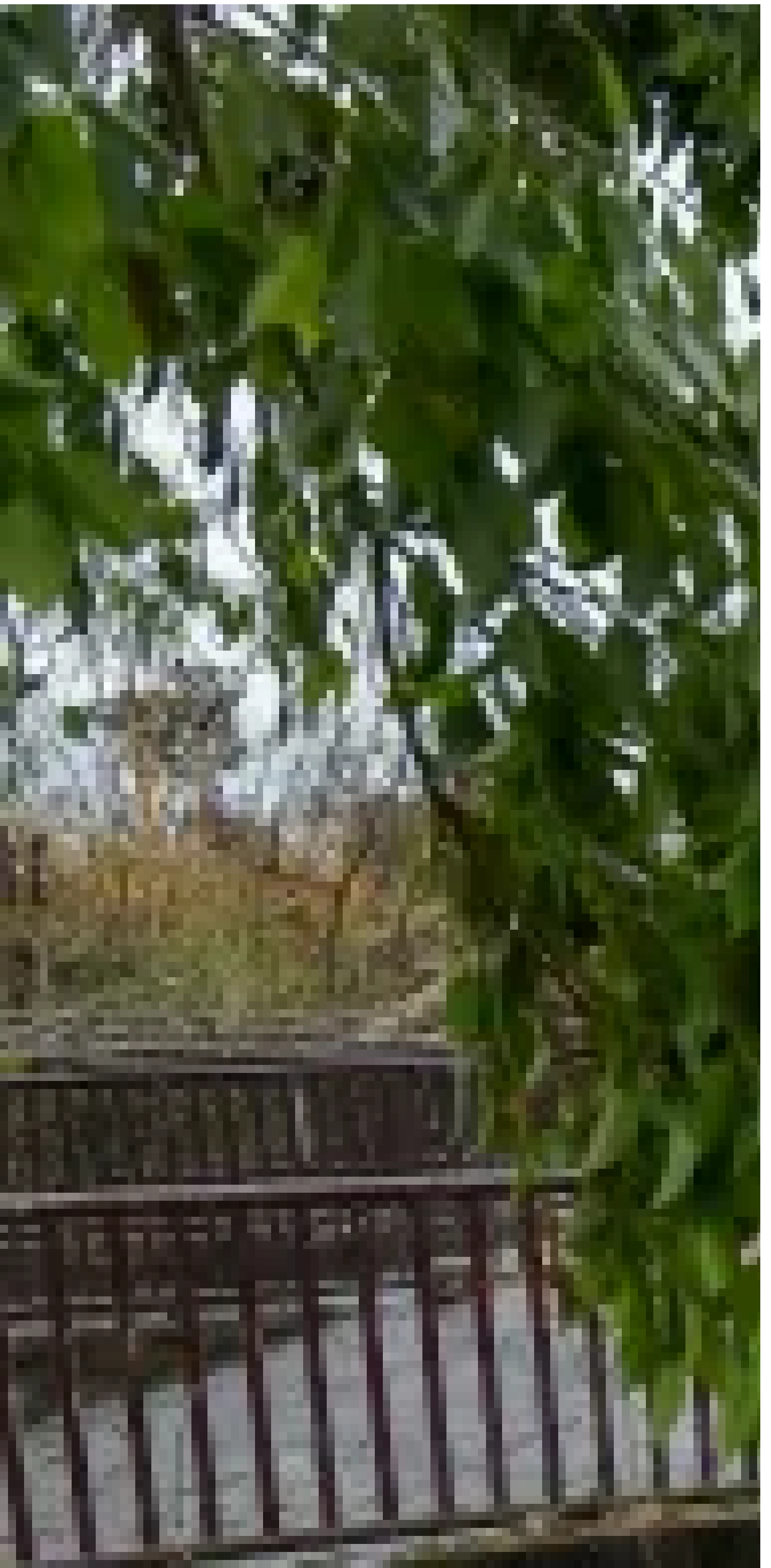
也是這一天，氣象台確認颱風不去廣東，將在文昌正面登陸。海口氣象局用藍色鐵皮把自己的大門封住，引來網民一片嘲笑。氣象局專門澄清，颱風很大，要的就是這個陣勢。

9月6日清晨，還是一片平靜，舅舅的同學群傳出信息說，海口去文昌的海文大橋關閉了。海南人有在家養雞的習慣，有網民把自家養的雞圈在淋浴間，號稱「保衛重要市民」。中午，風雨漸強，樹木搖擺，窗外小鳥亂飛，網傳有人家窗框被吹倒，孩子大哭。兩點多，教師村的樹枝掉落，有樹倒下。表妹傳來颱風登陸點附近的月亮灣的末日場景，和不知道在哪裏颶風打到高壓電的畫面。網絡上的氣氛有點緊張，官方發佈颱風一個小時後登陸的信息。

此時，海口親人的房子開始進風雨，文昌的椰子樹被吹得像拖把一樣。大姨手機快沒電了，準備關機。再之後，本來挺熱鬧的親戚群一下安靜下來，6個小時都沒人說話。

晚上和接近清晨，家人才陸續匯報平安，各自「一頓搞水」，文昌斷電斷網，外面亂七八糟。翌日醒來，親戚和爸媽輪番給文昌A鎮和B鎮打電話，但都打不進去。「海南自貿頻道」及時剪了一條網民受災影片合集，畫面中到處都像泰坦尼克，大落地窗被吹破，家裏的東西被捲走，冷氣機一線懸空，鐵皮卷上了天，摩天輪吹得像流蘇一樣。畫外音全是網民連連驚呼，大家被嚇到了。

城市主要的破壞在公共設施，現實或許沒有網絡集中展現的那麼狼藉，不過到處信息不通，暫時進入信息黑洞。按表妹的話說，「總之就是打爛了，挺衝擊的。」許多人說，比10年前的威馬遜要厲害。



### 3

爸爸家的親戚大多在B鎮和下面的鄉村，做小生意、做農民，比起媽媽家的情況，當時我們對爸爸家更是一無所知。

要與人取得聯繫，只能通過肉身傳信息的土炮大法。

二叔住在文昌往下接近東郊椰林的地方，在颱風後開車北上找家人，再找到機會打電話轉述給老爸。「你二叔的車，前玻璃、後玻璃、旁邊的玻璃都沒了，四處漏風，車身也刮壞了，他說一路開回去人家都笑他。」二叔的車是被一塊鐵皮刮壞的，鐵皮被風捲起來，打着轉把擠擠挨挨怕被風吹跑而停在一起的一排車全刮了。平時三、四十分鐘的高速路傳聞塞了，他走了兩個多小時的小路。

「滿目瘡痍，慘不忍睹！」爸爸轉述他的用詞，「找不到小叔小嬸，風過後農民們都跑出去清點自己的損失了。」

二叔見到人就問損失如何，村民都說損失大，特別是檳榔。這是村裏主要的經濟作物，十年前種下，五年後才掛果，現在正是豐收的時候，一年掛3-4次果，平均下來每次10斤，今年賣到30塊一斤，一棵樹一年的收入可能1千塊錢，未來也還能長二三十年。農民一年的收入和未來的收入，都指望在它們身上，大多成片種植。「家家戶戶的都倒了，多的可能達到三分之二，少的也有三分之一了。」

橡膠、椰子、香蕉也損失慘重，胡椒是長在地上的藤蔓經濟作物，聽說被刮得只剩幾根藤，葉子和結在上面的胡椒都沒了。竹子的葉子也沒有了，只剩一根竿。「二叔說眼見之處以前茂密的樹林，現在基本都是光禿禿的一片。一路回來都是這個情況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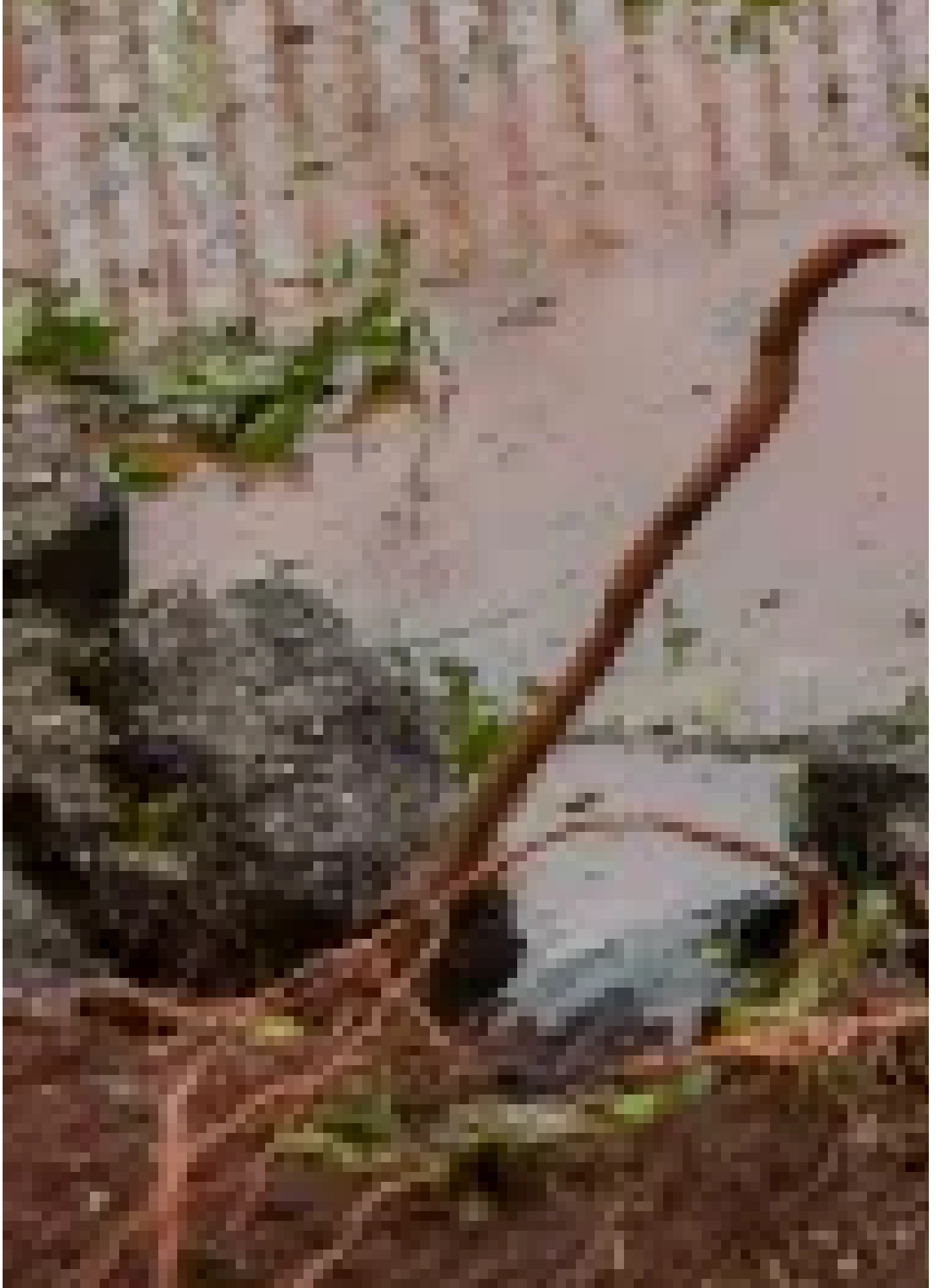
奶奶86歲了，是家裏剩下的最後一位老人，她也沒見過這麼大的風。巧的是，她在風來前給水箱灌滿了水，或許因此祖屋的水箱沒有被刮跑，現在成了村裏唯一有水的人家。不過水被打混濁了，現在也就是用來洗衣服洗碗。

除了經濟作物，農民的房子受災也嚴重，下家的親戚家是全村的排頭兵，房前只有椰子樹、橡膠林，沒有別的建築物，或許因此做了受風面，屋頂幾乎都被掀乾淨了。「聽說修起來要10萬塊」，現在用一層塑料膜頂著。其他村民多多少少有被掀掉瓦頂的，打碎一地，吹倒的房子也有一些。有的人家裏是水和枝葉，水可以到腳脖子。

沒水電，村人要用上發電機。「文昌的颱風算比較多的，但從來沒見過這麼大的颱風，比威馬遜大多了，損失也更大，多數人這麼說。」

網上說文昌雞的損失嚴重，有超大養殖戶雞舍受損，損失千萬。老家許多年前曾是小戶的文昌雞養殖戶，農戶養雞除了建雞舍，也有很多採用放養山坡的走地雞方式。老爸推測，像這樣的農民的雞舍，可能有的倒了，雞被壓到，或是雞舍被吹開了、雞被風刮走。「這還不一定就完了，萬一後面還要有雞瘟呢？」他提出疑問。

親戚們都趕回自己家清點損失了，互相之間電話也不通，乾脆就都埋頭苦幹。二叔回家後要去修車，但壞車的人也很多，一下子找不到零件，等修車的人大排長龍。信使過不去，關於B鎮的消息，我們暫時又停更了。





2024年9月7日，中國海南省文昌，當地居民帶著行李箱經過倒下的樹枝。攝：Luo Yunfei/China News Service/VCG via Getty Images

#### 4

老爸的航班終於飛回海口。機場剛恢復，他覺得停靠不那麼方便，很遠就要停下來坐接駁車去航站樓，快到航站樓的時候看到一棟三四層的建築，窗戶都打掉了，牆上許多裂縫。出機場回家，他眼見之處，樹基本都倒了，被連根拔起的不少，葉子也刮光了，大馬路是通的，不過兩邊面目全非，他有點認不住。

公交站的車牌被吹跑了，不過公車還在按時間來，人們在沒有站牌的地方等車，默默的也能等到。部分小區的圍牆被吹倒，擋路的瓦礫也清了，不過堆在路兩邊，「顯得很凌亂。」老爸去了海口的城市公園萬綠園，一路經過海口中心地帶，覺得場景也都大差不差。萬綠園裏工人一直在工作，要鋸、要搬、要用怪手吊走，公園裏都是工程的聲音。「城市交通已經恢復了，也有電和水，大家還是如常生活，但不時就能看到人在做清理工作。」

他相熟的一個裝修師傅，是從東北來海南生活的，時間不很長，這幾年遇到的都是小颱風。摩羯來的時候，他住的小洋樓玻璃搖晃，發出嚇人的聲音，房子震動，一家三口都躲到衛生間，這是他從日本地震學到的。「這師傅有劫後餘生的感覺，都提到這個高度了」，師傅明顯很害怕。「海南還能不能住下去啊？」他問老爸，老爸也只好安慰他，「千百年大家都過來了」。

得知老爸想回老家，師傅熱情借了他一輛電動車開回鄉下。回鄉下的路也大概通了，但樣子變了許多，指示牌不在，老爸走了幾十年的路，有時要疑惑自己走對了沒有。一進村，「哇，不是原來的村莊了」，原本像雨林一樣的村莊，樹倒的倒、歪的歪，「光禿禿的，很灰暗難看，都沒有綠色的東西了。」B鎮直到9月16日才恢復了電和網，但水還沒有恢復，親戚們還在用發電機、煤氣爐和太陽能來過日常生活。

老爸年少、大概三、四年級的時候，村裏的男人會扛了大梁來頂屋子，全村的房門都打開，好讓穿堂風走，椰子咚、咚、咚掉下地，瓦片半掀開不掀開，細雨從屋頂飄進來。那是他第一次有了颱風很大、能吹倒房子的意識。「以前倒的都是很老很差的房子，現在改革開放後都修了新房子，但屋頂沒了，也有房子倒了，你說是不是很厲害？滿目瘡痍、面目全非，看了心裏是很難受的。」

不過肉菜供應還是正常，價格也沒有太離譜。在文昌南部做熟食小攤檔的二叔，生意好到他還沒找到時間再回老家。往常這個鎮上有四、五個人和他是競爭對手，大家都從自己住的村裏加工飯菜拉到鎮上賣，幸運的二叔村裏過去劃了一塊地安裝變壓器、拉了專線輸電，因此在颱風中不怎麼受影響，其他村斷水斷電，生意就獨他一家了。清理路障的人、搶救檳榔的人，都來到鎮上，沒時間做飯，巴不得在街上直接買飯吃。二叔生意火爆，「哇，幹一天比三天，幹得不亦樂乎」。

大家都在自救。老爸在海口的一家粉店吃粉，老闆是瓊海的，經歷過1973年的瓊海風災。那時的中國官方還沒有防範意識，風或許沒有如今大，但傷亡和經濟損失非常嚴重。如今救災的力量在慢慢進入，也因為提早撤離而避免了過分的人員傷亡，不過，「農民的損失很嚴重的，補貼也有限，今年可能不但沒收入還要倒賠了」，老爸不斷強調，「重建的任務還是很不容易的。」

我終於在堂弟的朋友圈看到他的父母——我一直忙於農業損失的小叔小嬸的照片，他們表情有些疲憊，又有些堅韌；下家的農戶親戚「心裏肯定是難受的，不過現在就是該幹啥幹啥」。姑姑家也是檳榔大戶，兩位表哥上午在市區上班，晚上就跑回村裏幫忙，他們的奶奶在風後高齡過世了，家裏忙得沒人能接上老爸打過去的電話。

到了中秋，媽媽家親戚群又熱鬧起來了，幸好，A鎮祖屋的損失不算特別大，瓦片掉了兩層，從別家失修的房子「借」了瓦。秋颱風季才剛剛開始，群裏繼續討論著關於天氣的消息。

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，未經[端傳媒編輯部](#)授權，請勿轉載或複製，否則即為侵權。

☺